

河洛

【老庄探路】

马市街：曾为骡马集散地

□庄学 文/图



马市街

城南护城渠衍生出一条街道——马市街。它长700余米，东至南门口街，西接盐店口街。

马市街很古朴，也不忌讳自己的骡马市场身份。它似乎在告诉人们：有了骡马，才有了骡马交易；有了骡马交易，才有了骡马行；有了骡马行，才有了骡马市场，于是有了马市街。

过去，骡马在交通运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，因此，骡马交易十分活跃。老城一带靠近洛河的地方是水陆码头，车来人往，十分繁忙，这里逐渐成为一个商业区。不论是晋商还是徽商、浙商，不论是水路改陆路还是陆路改水路，都需要骡马驮运货物，骡马市场自然日渐兴盛，在这片商业区内的骡马行多达18家。久而久之，人们便称这里为马市街。

马市街中间向南有一条小街，因

过去骡马市场上骡马要经过此处去洛河边喝水，故被称为饮马坡、饮马胡同，现在叫饮马街。

奇怪的是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老城有不少街道换了名字，如马蹄角儿街被改为成功街，驴市街取其谐音被改为吕氏街，马市街却依然故我。

在马市街中间靠近饮马街的地方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树上系了许多红布条，挂了许多红灯笼，甚至还有古装戏服在半空摇曳，树下摆有简单的香案，上面积了厚厚一层香灰。

“老城通”李健虎说，这里原来有一座黄大玉庙，是为纪念治水安澜保平安的黄守才而修建的，现在只剩下这棵据说颇有灵气的大树了。

马市街南边正在拆迁改造，将来这里还叫马市街吗？

【老街旧话】

碾子 石磨 古井

□沙草

“碾磨千家用，打水不用问。”这句话是父亲告诉我的，那时我正在写《最后的老街——马市街百年掠影》的电视脚本，从父亲那里知道了很多老街旧事儿，深切感受到老街民风的淳朴。

小时候，我曾见过碾和磨。我家东隔壁是一户姓孙的人家，后院有一盘碾子，直径大约2米，碾碾子中心有一根木棍，是用来推碾盘的。我四五岁时（大约1958年），跟着奶奶和妈妈去孙家碾过玉米糝儿。

那时，我家有几盘磨，直径约1米，厚约15厘米，基本没见过，只是用来垫院子里那个上水石池子。前几年老宅拆迁时，我本想把它们留下来，但苦于新居是楼房，无处安放它们，结果这几盘磨就不知所终了。

碾和磨，曾经发挥了很大作用，现在却渐渐被人遗忘了。

过去，老城的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，水质也好。因此，老街很多人家都有水井，西大街洛阳商务印书馆的院子里就曾有一口井。我家对门的马家，后院也有一口井，夏天，马家人把西瓜放进井里，等一个时辰就可以享受冰镇西瓜了。

老街的井水十分甘美，炎炎夏日

在井台上喝井水，也是很惬意的事儿。过路人口渴难耐，向担水人讨水喝，担水人舀一瓢井水递过去，过路人咕咚咕咚喝下去，然后一抹嘴，道声谢，继续赶路。

担水是家家户户每天的功课。到我们这一代，担水多用白铁桶，也有用木桶的。井台上最热闹的时候要数黄昏，铁桶、木桶排成一溜儿。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水缸，能盛三四担水。

老街人用井水，一直用到20世纪70年代。后来，街上有了公用自来水，有专人管理，每担水1分钱。再后来，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，就没人再去井里打水了。

老街的井还有很多故事。据说，三国时的孙坚曾从城西一口古井中打捞出传国玉玺。李白成曾在饮马街用井水饮过战马。老城曾叫凤凰城，凤凰的左眼在马市街东头，右眼在贴廓巷，身子在凤化街，尾巴在菜市东街和菜市西街，尾巴这两条街道一条朝东南，一条朝西南，很有意思。

贴廓巷竹匠世家杨老汉，对被称作凤凰右眼的那口井记忆犹新，说那井水甜得跟放了糖一样，口感好着哩！

源自1990 今朝更名

爱她，就读

生活导报 life

2013年12月31日，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，创刊于1990年的《洛阳广播电视报》更名为《河洛生活导报》。24年，不变的是永恒的河洛情怀，变是为了更好地

服务读者，服务
滋养我们的
河洛热土！

自此，《河洛生活导报》

作为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份全资子公司，将专注生活，高扬服务的旗帜，

深入洛阳的肺腑，全力打造一份有温度的报纸、一份有爱心的报纸，为市民精心呈现洛阳优质生活读本，全心全意做洛阳人民的贴心小棉袄！

《河洛生活导报》揭牌仪式已于3月29日盛大举行！全年52期，定价120元，每期零售2.5元。为回馈广大读者厚爱，庆祝更名成功，6月底前，订阅全年本报仍可享受每份100元的特价，并获赠价值129元的九九龄维他醋一箱或者价值130元的建洛调味品大礼包一件。

服务专线：63355541